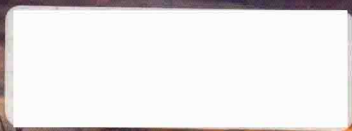


# 逃离

(英) 皮特·梅 著 蔡安洁 译

# RUN AWAY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逃离

*Runaway*

(英) 皮特·梅 著

蔡安洁 译



北京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逃离/(英)皮特·梅著;蔡安洁译. 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7.6

ISBN 978-7-5596-0067-7

I. ①逃… II. ①皮… ②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2573 号

RUNAWAY

Copyright ©Peter May, 2015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

by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Company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17-0553

## 逃 离

作 者: (英) 皮特·梅

统筹策划: 阮 航 大疆书局

责任编辑: 刘 恒 徐秀琴

封面设计: 坐观云起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6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.5 印张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067-7

定价: 36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4369312 010-84369315 010-64243832

## 引子

## 伦敦

他从弥漫着黑暗和鲜血的梦魇中醒来，一身冷汗。一辈子在异乡扮演着旁人的角色，他如今不知自己是谁。他知道，这个人凋谢得太早。他的一生因逝去的爱而挥霍，这一生似乎在眨眼间成了过眼云烟。

他回到海岸的这三个星期，似乎是一辈子最漫长的三个星期。痛苦和恐惧格外漫长，而对幸福的追寻似乎在开始之际就已结束，这种感觉有多么的奇怪。失落在粉笔灰和热牛奶中的久已遗忘的过去，令人想起了相对论。把手放在热炉子上一分钟，像是一个钟头；坐在美丽的姑娘身边一小时，像是一分钟。

他乘船而来，乘坐从法国加来驶来的轮渡。这象征着他逃离的那一天，驾驶着小船穿过春季湿润的海雾，来到异国的海岸。在过关检查的时候，移民官员打开他护照的一刻，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。可是移民官员只是草草一瞥。当然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不再有人

找他。一位老人，苍白，流着汗水，官员没看他第二眼就挥手让他过关。这就是现在的他，在这里是个陌生人。

这肮脏狭小的房间黑而闷热，窗帘挡住了城市的灯光，夜间交通不断的隆隆声侵入了他的梦境。房间里渐渐有了光线，构成了影子，他第一次感觉到被惊醒。第六感提醒他，房间里还有别人。

他惊恐地坐起身：“谁在那儿？”

片刻间只有寂静。

接着黑暗中散射出声音，话语像是拳击手套轻缓地撞击他的头。“放松，老朋友。我们该谈谈了。”语气舒缓，几乎让人安心。

他很快知道这是谁。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他听到那个人笑了。

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优越感，几乎是在斥责他：“西蒙，西蒙。从小餐馆跟踪你再容易不过了。”声音吸了口气。“你怎么这么久都没被发现？”

“你想要什么？我还表达得不清楚吗？”

“非常清楚。”

“那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一个人的形状从影子中脱离，突然出现在他身边。“当然是要你的命了。”

西蒙与其说是看见，倒不如说听到了动静。棉布在丝绸上摩擦的声音，接着，质地柔软、冰凉的绳子缠绕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被突然和残忍地收紧。他没有时间叫出声。他的手抓住凶手的手腕，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没有气力去阻止这一切。他没有放弃挣扎，这不是他回来的目的，但是他很快精疲力竭。一张脸就在离他几英寸的地方，房间里微弱的光线映射在一双曾经熟悉的眼睛里。那双眼睛

如今残忍而充满仇恨。他的脸能感觉到凶手的呼吸，像是永恒的气息。不久，黑暗就永远地扑灭了光亮和生命。

凶手缓缓地松开手，任由一具没有生气的肉体落回床上，这肉体因上了年纪而衰弱，但是在死后变得沉重。黑暗中响起“咔嚓”的一声，听上去格外的响，而落在床上的光线和尸体一样，令人惊惧。

戴着乳胶手套的手解开一个帆布卷，铺在依旧有体温的床单上。光线反射到五把精选的亮闪闪、消过毒的手术刀上。西蒙的睡衣从左臂被卷起，凶手选中了一把手术刀。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、不紧不慢，仿佛凶手知道，他有足够的时间。

凶手用娴熟的技巧仔细地割下西蒙前臂的皮肤。极少量的血滴在床上，因为心脏很早就放弃了给西蒙那迅速变凉的身体输送血液。









## 第一章

### 格拉斯哥

#### I

公车快开到战场街尽头时，杰克下了车。他朝着渐暗的天空抬起头，带着一丝预感。他看着被烟熏黑的维多利亚医院忧郁的剪影，医院在苏格兰玛丽女王被詹姆士打败的战场之后的山丘上，杰克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事实上，他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拐杖。他在经历了轻微的心肌梗死之后调理得很好，基本恢复了精力。医院给他的饮食成功地降低了胆固醇含量。医生还告诉他每天散步比在健身房里锻炼一个小时对身体更好。

即使是这样，他还是依赖着拐杖，就像是依赖一位老友。他喜欢黄铜猫头鹰在他掌中蜷缩的触感，稳重而可靠。拐杖的一成不变，和周围的瞬息万变形成反差。

旧时的女王公园学校一去不复返，它先是被弃用，后来着了火，最终被夷为平地。战场街休息处贴着绿色和奶油色的瓷砖，这里还有一栋钟塔。它曾经是售报亭和城市电车的候车室，如今改成了一家意大利餐馆。红砂岩的朗塞得图书馆还在那儿。它是卡耐基最后的馈赠。然而在杰克成长和风烛残年时留下无数回忆的医院却要被关闭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南方综合医院。

小时候，杰克在维多利亚医院割了扁桃体和淋巴。医生把麻醉面具放在他脸上，他仍然记得那股橡胶面具的味道，记得当晚两床间病房门缝透过的光亮，走廊那边来来往往的神秘的影子，仿佛是黑暗的魔鬼尾随着他年幼的想象力。

但是当他踏进油漆斑驳的绿色休息室，呼吸着让人压抑的消毒水的味道，母亲去世的回忆让他几乎难以忍受。

他在那些漆黑的冬夜伴在母亲床畔。母亲有时痛苦，有时几乎陷入昏迷，有一次躺在一堆秽物之中。终于有一晚，他到母亲床边，发现床上空空的。病床的护士告诉杰克，母亲被转移到了另一栋楼里。

他花了些工夫才找到母亲。待他找到母亲，感觉像站在舞台上等待糟糕的结局。在这个洞穴式的维多利亚病房，病床和屏风杂乱地摆放，灯光几乎难以穿透黑暗。母亲紧抓着他的手，受到周围看不见的病人发出的呻吟和偶尔的哀号的惊吓，小声地说：“他们把我送到这里等死。”她接着说：“我不想孤零零地死。”

他在医院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坐在母亲身边。探望的时间结束，医院的工作人员让他离开。母亲不想让他走。他回头看母亲最后一眼，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。

第二天一位警官来到他家门口。医院弄丢了她的号码——无论

他给医院多少次，医院总是弄丢他的号码。他的母亲夜里去了，正如她所恐惧的那样孤独地死去。这让杰克心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愧疚感。

他听说多年没见的莫里身患癌症。当犹太教牧师打电话给杰克，告诉他莫里想见一面，他才意外地知道了老朋友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。他见到病床上靠着枕头的莫里，虽然之前得知他身患重病的消息，见到真人还是吃了一惊。

莫里从青春期以来就有发胖的趋势。后来他获得了格拉斯哥的律师资格，好日子随之而来，加上律师的地产生意让他小赚了一笔，圆润就发展成了肥胖。

如今，莫里的皮肤松垮地挂在骨头上，一张曾经饱满的脸变得瘦骨嶙峋，饱经风霜的头骨在化疗后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头发。他比六十七岁的杰克看上去还要老二十岁，像是另一个年代的人。

然而莫里深棕色的眼睛依然燃烧着被衰朽躯体所掩盖的热烈。他胳膊和脸上插着管子，而他坐起身来的时候，却似乎忘记了管子的存在，见到杰克突然变得非常有精神。杰克在莫里的笑容中看到了原来的他：调皮，世故，带着优越感。莫里是个终极演员，在舞台上自信而自我，知道自己有美妙的嗓音，知道无论乐队里有多少人，他永远是焦点。

两个护士坐在床尾看电视剧《加冕街》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，”他催促她们，“我们这里要谈私事。”

听到曾经强有力的声音变得如此孱弱，杰克吃了一惊。

“关上门。”护士走后，莫里对杰克说，“你知道我付了那该死的电视的钱，她们却看得比我还多。”

他喜欢扮演吝啬的犹太人的角色，虽然只是半开着玩笑地扮演。

也许这只是杰克的<sub>理解</sub>。他总是眨着眼说“我们的人”。然而将近四千年前的历史早已根深蒂固。杰克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南部新教家庭，因此他第一次去莫里家，觉得新奇。莫里家吃鱼饼冻和未发酵的面包。莫里放了学去犹太教会，安息日去犹太教堂，犹太男孩到了年纪要受成年礼。安息日前夜的窗前放着犹太教所用的烛台，点着两支蜡烛，光明节则要点九根。犹太家庭门窗的侧柱上贴着安家符。

莫里和父母相处总是叫叫嚷嚷，这一开始吓了杰克一跳，以为他们一直在吵架。莫里一家总是互相叫喊，后来杰克才意识到这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。

莫里对着杰克咧嘴笑。“你一点儿都没变。”

“骗人！”

莫里的笑容褪去，放低了嗓音，用手指抓住杰克的手腕，力气大得出人意料。“我们必须回去。”

杰克皱眉问：“回哪儿？”

“去伦敦。”

“伦敦？”杰克不知道莫里在说什么。

“就像我们还年轻的时候。”

杰克花了好几分钟才明白过来。“莫里，这离我们偷跑去伦敦都五十年了。”

莫里干枯的手指紧抓杰克的手腕，力道大得让人生疼。他的双眼盯着杰克的视线，声音里带着命令的口气。“福莱特死了。”

这让杰克回到了困惑之中。是不是治疗的药物让莫里思维混乱了？“福莱特是谁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！”莫里坚持地说，“你当然知道。看在上帝的分上

想想看。你记得的。西蒙·福莱特。那个演员。”

回忆淹没了杰克，冷酷而压抑。往事掩埋了许久，突然被掘起，这几乎让人心惊。他花了一会儿恢复思绪。“但是福莱特应该死了很多年了。”

莫里摇摇头。“三周前，”他艰难地从床头柜抽出一沓《苏格兰先驱报》，把报纸推到杰克胸前，“他被谋杀了。在伦敦东边某个破旧的房间被人掐死的。”

莫里朝杰克靠过去，声音落到了耳语般的轻。“不是福莱特杀了那个小恶棍。”

这时杰克吃了一惊。“是他杀的。”

“不是的！只有我看到发生了什么。只有我知道。”

“但是……但是，莫里，要真是那样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因为没有必要。这是一个我要带到墓里的秘密。”他用一只手指戳着报纸，“但是这改变了一切。我知道1965年谁杀了人。我非常肯定谁杀了可怜的西蒙·福莱特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喉咙像是颤抖起来，仿佛喉咙里困住了一只蝴蝶。“这意味着我一定要回去。杰克，这没有选择。”这一刻，他看着老朋友的身后，陷入悲伤的回忆。然后他遗憾地面对着杰克。“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……你一定要帮我去那儿。”

## II

房间一角靠着一把原声吉他，是吉布森牌的。但是杰克从吉他的灰尘看得出，戴夫好久没弹琴了。吉他就摆在那儿，像是遗失的青春的纪念品，也提醒着主人在做梦年纪未能实现的雄心。

戴夫变瘦了，杰克觉得他不怎么吃东西。虽然戴夫说自己戒了酒，但杰克能从他身上闻到酒味。整个房间弥漫着陈腐的酒精味。

戴夫顺着杰克盯着吉他的视线。“她随着年岁愈加醇厚了，就像酒一样。”

“你上一次弹吉他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哦……”

杰克看得出戴夫要撒谎，但是戴夫似乎决定还是说实话。

“有一阵子了。”戴夫说，拇指悲伤地划过不再起茧子的左手，“一不弹琴茧子都很快没了。”他看了一眼杰克，一个讽刺的笑容堆砌在胡子拉碴的脸上，“要是再开始弹，手很快就变得很痛。”

杰克环视房间。窗帘拉了一半，一面墙边靠着一张单人床，角落放着一台电视。残旧的瓷砖壁炉边摆着几张磨损厉害的扶手椅。这些家具以前就在戴夫父母的卧室里。他在寡居的母亲去世后继承了这栋房子，并决定在这里养育自己的孩子。这是一栋充满黑暗和残酷回忆的房子，甚至连新生命的降临都洗刷不去这番沉郁。这仿佛是一栋注定悲伤的房子。妻子去别处寻找幸福，儿子回来像是布谷鸟一样忘恩负义。戴夫有酗酒的毛病，如今困在一间房里。杰克很有把握地觉得戴夫很快会被送进养老院，或者像杰克那样住进养老公寓。

戴夫陷回扶手椅，仔细地看看杰克。“那么莫里的日子不多了？”

“我不想这么说。他看上去糟糕极了，戴夫。真是太糟糕了。”

“他怎么觉得能去伦敦呢？”

杰克说：“他想让我们带他去。”

戴夫阴郁地笑了。“是啊，好像我们还年轻力壮一样。”他苍白干燥的嘴唇对去伦敦的念头挤出微笑，“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现在

才说福莱特没杀那个人。”

杰克展开叠起的《先驱报》。“是福莱特被杀的新闻让他开口的。”

他们听见前门打开关上，接着门厅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。戴夫的门被推开，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那儿喘着粗气，瞪着他们。要不是那张下垂的嘴，她以前可能还算漂亮，杰克想。容貌体现了人的内心。但是后来，他沉思，除了她还会有谁愿意嫁给戴夫的儿子？她穿着棱角分明的黑色长裤，白上衣外罩着一件灰色的短外套，脸色像是放在阳光下的牛奶。

她注视着戴夫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“你总是善于观察。”

她刻薄的嘴收紧了。“我发现了你藏的东西。”

杰克看得出这消息让戴夫有多么失望。“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唐尼的？”

“我不在乎是谁的。反正全部都被我倒下水池了。”她嘴角浮起一丝微笑，瞪着杰克，“你要是不把酒友带回家我就高兴了。”

杰克直挺挺地站起身。他把《先驱报》塞进口袋。“戴夫，也许我们该去其他地方讲话，这地方味道难闻。”

戴夫站起身。“是啊，有道理。有人该告诉她不要穿尼龙长筒袜。”他对儿媳的方向做了个鬼脸，“下次你想进我房间，记得敲门行不行？”

他们乘公交车到女王公园。杰克之后有个看牙的预约，不想迟到。

“去牙医那儿有很长一段路。”戴夫说。

“这一家人行医，上一代人就是做这行的。他的父亲是我父亲的



牙医。反正，他的名字让我觉得好笑，刚莫尔斯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哈哈，”戴夫大笑，“就像电工的名字叫火花。”

他们在肖兰德十字站下车。戴夫建议去日冕酒吧，但是杰克把他推到公园，建议坐在池塘边。那里没有人打扰他们。

他们在一条小路的尽头发现一条空长凳，路通向石灰色的一摊水，杰克的父亲小时候曾经在那儿玩耍。有时池塘有鸭子，但是今天奇怪地只有海鸥。也许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。

这是四月初，风依旧寒冷，两个人包裹在冬天的外套和围巾中。戴夫头戴平顶帽，帽檐盖住了曾经轮廓清晰的脸，如今这脸失去了棱角，变得阴郁。一张瘦削的脸上挂着松弛的肌肉。杰克的头发虽然全部变白，却也茂盛，细心地梳好。虚荣心让他不戴帽子，以免弄乱了头发。戴夫很高，比他的朋友高了三英寸，他们并排坐在公园长凳上，是奇怪的一对。杰克觉得他们像一对书挡般坐在长凳的两头，脑海里想起的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戴夫说。他展开报纸，戴上一副玳瑁的老花镜。

杰克伸出一根手指戳向报纸的下半面，戴夫大声读起来。这就像在课堂上，学生们一排排坐好，轮流地读着枯燥的历史书中的段落，仿佛那就是学习。

“五十年逃亡后被谋杀。”戴夫从标题上抬起头，“五十年。哎！快到仿佛是一瞬间。”

他继续读起报纸。

“六十年代影星西蒙·福莱特，1965年曾在伦敦西区一场吸毒聚会上，用镇纸打死一名男子，之后畏罪潜逃。近日，他在斯蒂芬

---

<sup>①</sup>英文的牙龈 (gum) 与刚莫尔斯 (Gummers) 相近。